

约瑟夫·奈：美中两国必须避免过度放大可能导致新冷战或热战的恐惧

原标题：约瑟夫·奈：美中两国必须避免过度放大可能导致新冷战或热战的恐惧

当中国外长王毅最近呼吁重启与美国的双边关系时，一位白宫发言人回答说，在美国看来，美中关系是一种需要强势地位的激烈竞争关系。显然，乔·拜登总统的政府并不是简单地扭转特朗普的政策。

一些分析人士指出，修昔底德将伯罗奔尼撒战争归因于斯巴达对雅典崛起的恐惧。他们认为，美中关系正进入一个冲突期，由一个霸主对抗一个日益强大的挑战者。

我倒不那么悲观。在我看来，经济与生态上的相互依存降低了发生真正冷战的可能性，更不要说热战，原因是两国都具有在一些领域进行合作的动机。而同时，误判的可能性始终存在，有人认为存在一种“梦游”着走进灾难的危险，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

误判实力对比变化的案例在历史上比比皆是。例如，理查德·尼克松总统1972年访问中国时，他想要的是去平衡他以为的苏联威胁上升与美国日渐衰落。但尼克松所理解的衰落，其实是美国二战后人为

升高的全球产出份额回归正常。

尼克松宣称要多极化，随之而来的却是20年后的苏联解体和美国的单极时刻。今天，一些中国分析人士低估美国的韧性，预测中国将占据主导地位，但这同样可能被证明是一种危险的误判。

美国人高估或低估中国的实力同样是危险的，而且美国存在着出于经济和政治动机做这两种事情的团体。按美元计，中国的经济规模约为美国的2/3，然而许多经济学家预测，中国将在2030年代的某个时候超过美国，它取决于人们对中美两国增长率的假设。

美国领导人会在允许两国保持建设性关系的情况下认可这种变化吗？还是会屈服于恐惧？中国会更加冒险吗？还是中国人和美国人学着在力量分配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携手创造全球公共品？

记得修昔底德把最终撕裂古希腊世界的战争归因于两点：新势力的崛起，以及守成势力对这种崛起的恐惧。第二个原因与第一个同样重要。美中两国必须避免过度放大可能导致新冷战或热战的恐惧。

即使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国民收入也不

是衡量地缘政治实力的唯一标准。中国的软实力远逊于美国，且美国的军费开支是中国的近四倍。虽然近年来中国的军力不断提升，但仔细研究军力平衡的分析家的结论是，中国还无法在比如西太平洋这样的地区将美国排除在外。

另一方面，美国曾是世界最大贸易国和最大的双边贷款提供国。今天，中国被近100个国家视为最大贸易伙伴，相比之下美国只有57国。中国计划通过其“一带一路”倡议，在未来10年内为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超过1万亿美元的贷款，而美国则削减了援助。中国将通过自身庞大的市场规模，以及在海外的投资与发展援助，获得经济实力，其整体实力相对于美国可能会增强。

尽管如此，力量的对比也很难以判断。美国仍会保持某些长期以来的力量优势，并与中国的弱势领域形成鲜明对比。

一个是地理上的。美国四面是海洋和有可能保持友好关系的邻国，而中国与14个国家接壤，同印度、日本和越南的领土争端制约着它的硬实力和软实力。

美国的另一个优势领域是能源。10年前美国依赖进口能源，



但页岩革命使北美从能源进口变成了能源出口。与此同时，中国却变得愈发依赖从中东进口能源，这些能源必须沿着海上航线运输，而那里正是凸显中印两国麻烦关系的所在。

美国还有人口优势，它是唯一有望保持全球人口排名（第三）的主要发达国家。尽管美国人口增长率近年已经放缓，但是不会像俄罗斯、欧洲和日本那样变成负增长。与此同时，中国却真的要担心“在富裕之前变老”。印度将很快取代中国成为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中国的劳动力在2015年就见顶了。

美国在关键技术上（生物、纳米、信息）也一直处在领先地位，这些是21世纪经济增长的核心。中国正投入巨资进行研究，在一些领域相当有竞争力。但全球排名前20的研究型大学有15所在美国，中国一所

也没有。

声称中国主导世界秩序和美国已衰落的那些人，他们并没有全方位地考虑实力资源。美国的傲慢始终是种危险，但夸大恐惧亦然，它有可能让我们反应过度。中国民族主义的崛起同样危险，加上对美国衰落的笃信，这会导致中国冒更大的风险。双方都必须提防误判。毕竟，我们面临的最大的风险往往是我们自己可能犯下的错误。

作者：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哈佛大学教授，著有《道德重要吗？从罗斯福到特朗普的总统与外交政策》。

全文翻译自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标题“*What Could Cause a US-China War?*”（2021）

文章选自微信公众号“中美聚焦”，2021年3月15日